精選六部短篇作品

港芭演繹「芭蕾之味」

【本報訊】香港芭蕾舞團（港芭）的匯演「芭蕾之味」下月公演，由藝術總監區美蓮精心細選六部短篇芭蕾作品，包括現代芭蕾之父喬治・巴蘭欽、西班牙著名編舞家納曹・杜亞陶的作品；以及兩齣分別作世界首演及亞洲首演之新作。

兩齣作品耳目一新

選演節目包括納曹・杜亞陶的《卡薩迪》，以維瓦爾第結構細密豐富的巴洛克音樂作背景，由九位男舞蹈員演出，探索作爲男性的象徵意義，以及在追求完美的世界裡，犧牲自我的重要性。「港芭」將會是首個演出此劇目的亞洲舞團。

《主題與變奏》由喬治・巴蘭欽所編。這作品把古典芭蕾的藝術語言發展到另一境界，爲所有舞蹈員帶來令人振奮的挑戰。巴蘭欽曾寫道，創作這部作品是爲了「喚起當年俄羅斯芭蕾藝術因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而綻放異彩的美好時期。」

▲金瑤（左）、魏巍主演《大雙人舞》，生動惹笑 Conrad Dy-Liacco攝

▲譚元元（前）、維托・馬澤奧主演《交響舞曲》 Erik Tomasson攝

「港芭」還演出德國編舞家施普克的《大雙人舞》，當中的舞步取材自多部芭蕾經典，如《吉賽爾》、《天鵝湖》及《柴可夫斯基雙人舞》等，生動惹笑。

另一節目是美國編舞家卡尼柏諾烈的《茶花女》雙人舞選段，由香港芭蕾舞團客席首席舞蹈員、美國三藩市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譚元元，聯同美國三藩市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維托・馬澤奧擔綱演出。作品取材自法國小說家小仲馬膾炙人口的經典小說，描述上流社會交際花瑪格烈特和青年阿爾芒・杜瓦淒美動人的愛情故事。

《風舞者》（世界首演）由中央芭蕾舞團主要演員李俊編創。李俊去年曾多次訪港，爲「港芭」的舞蹈員編創新作。《風舞者》是他創作的第二部作品，不靠劇情傳情達意，純粹以動作表現編舞者的意念和情感。

設演前講座簽名會

《交響舞曲》雙人舞選段由梁殷實編創。「港芭」今次演出爲此作品的亞洲首演，由譚元元聯同美國三藩市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維托・馬澤奧合演。《交響舞曲》於今年世界首演，以拉赫曼尼諾夫同名樂章入舞。《三藩市紀事報》評它充滿「年輕及原始的力量」。

梁殷實生於台北，在美國加州長大。他先在美國芭蕾學院受訓，後來加入紐約城市芭蕾舞團，並於洛桑國際芭蕾舞大賽及維也納梅艾爾獎獲獎。他於荷蘭舞蹈劇場開展其編舞事業，世界多個知名舞團曾演出其作品，包括馬林斯基芭蕾舞團、紐約市芭蕾舞團、美國三藩市芭蕾舞團、漢堡芭蕾舞團等。他於二〇〇六年被《舞蹈雜誌》選爲二十五位最矚目的編舞家之一；同年於全美編舞大賽中勝出，並參與二〇〇七年全美編舞家計劃。梁殷實亦獲頒Prince Prize Grant及吳諸珊獎。《舞蹈雜誌》形容他爲「織夢大師」，擅於糅合優雅的古典舞蹈線條和當代舞蹈語言。

李俊現爲中央芭蕾舞團主要演員。他擁有國家一級演員的名銜，曾獲多項殊榮，包括於美國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舉行的二〇〇二美國國際芭蕾大賽銀獎。李俊曾獲邀於法國、意大利、日本、希臘和德國的芭蕾匯演中演出。

「芭蕾之味」於下月二至四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門票正於各城市電腦售票網售票處及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港芭」將於十一月二日下午六時五十分在文化中心二樓大堂舉行演前講座，十一月三日的日場演出後在文化中心二樓大堂舉行舞星簽名會，只限「芭蕾之味」門票持有者參加。

▲《主題與變奏》由金瑤（前）、張堯主演 Conrad Dy-Liacco攝

▲「港芭」演出納曹・杜亞陶編舞《卡薩迪》 Mats Bäcker攝

冰上胡桃夾子下月上演

◀《冰上皇族胡桃夾子》舞台劇照

▲《冰上皇族胡桃夾子》混合花樣滑冰

【本報訊】冰上皇族表演團隊將於十一月重臨香港，呈獻一套富童話風味的全新製作《冰上皇族胡桃夾子》。

此次《冰上皇族胡桃夾子》巡迴演出已走遍二十多個國家及地區，包括新西蘭、澳洲及英國等地。全新演繹的《冰上皇族胡桃夾子》，由冰上皇族、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Tony Mercer及Vladislav Olenin聯合製作。

被喻爲「當代冰上劇場先驅」的藝術總監Tony Mercer，再度夥拍四屆世界花式溜冰冠軍及兩屆奧運金牌得主Evgeny Platov，及兩屆世界花式溜冰錦標賽冠軍Maxim Staviski，共同創作設計及編排。他們進一步挑戰冰上舞蹈的極限，表演包括讓人屏息靜氣的高速跳躍和旋轉動作，更有各項雜技體操，糅合優美高雅的冰上舞蹈，帶給觀衆難忘的視覺感觀享受。

Tony Mercer表示：「故事蘊含西班牙、中國、阿拉伯及俄羅斯等地的多元民族色彩，令我們在設計表演時，加添了體操、飛行、雜技、魔術和其他舞台效果，是一部老少咸宜的製作。」

十一月香港站的演出以二十世紀的聖彼得堡爲背景，並由知名澳洲布景設計師Eamon D'Arcy第四次爲冰上皇族的劇目設計布景，配合著名俄羅斯舞台服裝設計師Elena Predvodeteleva色彩豐富的服飾及奇幻的舞台效果。在柴可夫斯基的動人樂章下，二十六名花式溜冰的世界冠軍、歐洲冠軍及國際錦標賽的冠軍演出，將在演藝學院歌劇院現場搭建的眞雪舞台上，爲觀衆表演。

《冰上皇族胡桃夾子》是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製作的「國際演藝嘉年華」其中一個表演節目。「國際演藝嘉年華」將爲本地觀衆帶來六個百老匯、倫敦城西及愛丁堡藝穗藝術節的製作，包括《泡藝大師奇幻劇場》、《哈利波特魔法劇場》、《捕鼠器》、《舞・火花》、《復刻披頭四》及《冰上皇族胡桃夾子》。

《冰上皇族胡桃夾子》將於十一月六日至十八日，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上演。門票於快達票售票網www.hkticketing.com發售。

資料「放心入庫」

威少

事事關心

最近在電腦科技網站見到，「日立宣布可將數據永久保存於石英片」，這消息讓我眼前一亮。如何將電子資料安全妥善地儲存是個很頭痛的問題。信息爆炸，我存下來的各種照片、文字、聲像檔案越來越多，已經裝滿幾隻移動硬盤。在使用過程中，他們有可能染上電腦病毒，一旦哪一隻出了問題，都會令我損失某些寶貴資料。如果將其保存在DVD碟中，家中又要增加很多盒子，因爲DVD碟的容量太小。再者，不論是移動硬盤還是DVD碟，其壽命都是有限的。幾年後，我可能要將存在其中的資料再轉到某種更先進的儲存器中，這眞是煩人的事情。

現在，日立公司的新發明似乎可以徹底解決數碼資料的永久儲存問題。綜合幾篇報道，大體上有這樣三點信息：一是超強石英玻璃可以保存資料一百年。二是「石英數據儲存器」的使用方法與現有的電腦體系有所不同。首先要用激光將數據蝕刻在透明石英玻璃上（樣品是兩厘米見方，兩毫米厚），然後再用一種特殊的光學顯微鏡來閱讀。石英玻璃不僅不怕水，而且還在實驗中經受了攝氏上千度高溫的考驗，數據完好無損。三是這種數據儲存器有可能在三年後投放到市場，最初的用家估計是企業，但會逐步普及到一般的個人用戶。等候三、五年時間不是大問題，我關心的是，專用蝕刻機和光學顯微鏡是否能方便地與現在的電腦聯機？這兩種產品的售價是否能爲個人用家所接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的資料恐怕仍然不能放心入庫。

莫言還是說得太多

阿濃

南墻集

自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後，讚美道賀的話不少，挑剔的話同樣多。不同意頒獎給莫言的說法之一，說他是作協副主席，是個做官的，做官的就一定打壓異見者，所以不該頒獎給他。莫言在哪一件事上打擊了異見者，未聞有事實舉出。但資料顯示巴金先生曾擔任作協主席二十八年，如巴金先生在生又獲提名，是否要褫奪他的資格？

不同意頒獎給他的說法還包括他不參與什麼活動，或拒絕與什麼政治人物合作。其實作家的正業是寫作，他參加什麼不參加什麼完全有他個人的自由和考量。他不參加並不等於反對，只是認爲自己不適宜參加或不想參加。在二〇〇六年與文學評論家孫郁的一次對話中，他就說過：「每個人的知識結構不同，每個人的生存狀態不同，應該允許有的作家不做諤諤之士，這並不代表他沒有良知和勇氣。他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結構，說不到點子上，而且搞不好還要說錯話。應該允許他用自己最熟悉、最擅長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索和看法。」

據莫言說最能代表他的小說中的人物是《透明的紅蘿蔔》中的黑孩，他眞是寡言得像個啞巴。莫言在獲獎後對指責的話還是回應得太多，他如「莫言」（不說）會更好。

為什麼說「不會」

王渝

紐約抒懷

網上讀到一位大陸人士旅台的觀感。他最深的感受是，台灣人掛在嘴邊的「謝謝」。起先他不習慣，後來他覺得感覺很好，想做出適當的回應，卻不知該說什麼。再後來，他也想向人表示感激，說聲「謝謝」，就是無法開口。因爲他以往與人交談中，不曾用過這個詞。

「請、謝謝、對不起」這類詞語，都是人際關係中的潤滑劑。它們常常出現，劍拔弩張的氣氛必定減少。創造和諧的環境，也許應該從語言美化着手。

上次到台北，我也對此地的「謝謝」，感覺不適應。因爲得到的回應竟是「不會」。乍聽之下，我感到迷惑。「不會」什麼呢？我向幾位朋友請教，他們似乎都認爲我多此一問，說：「語言是發展的嘛，發生變化很自然。」但是，我覺得有人稱謝，你回答「不會」，不合邏輯。

我跟郭珠提起此事，語言正是她喜歡的事。她能說幾種方言，除了台語，她上海話、廣東話、四川話、揚州話也都說得道地。她說早年台灣話用詞很雅。人家幫忙，你說「羅來（勞駕）」，人家就回答「唄啦（不會啦）」，客氣地表示「做這事沒讓我勞力啦」。現在把「謝謝」和「勞駕」等同，於是順理成章用上「不會」來回應。聽完郭珠的解說，我說：「謝謝。」她回道：「不會。」

無花果

舒非

采蘋

現在可能是無花果上市的季節，不然的話，怎麼香港街邊很多水果檔都有賣？深紫色的無花果，擺在香蕉、蘋果、梨子、西瓜或柳橙中間，看上去甚不起眼，不知爲何卻很吸引我的目光。眞是孤陋寡聞，我是去年在紐約王渝的家裡，才第一次品嘗這種來自土耳其的水果。

猶記得雪白的盆子上，擺着新鮮麵包，還有兩顆深紫色的無花果，紐約初秋的陽光照在這藍色的蠟染桌布上，桌上有插着鮮花的小花瓶。眞是一幅溫馨的靜物油畫。

據說無花果並非不開花，而是花藏在果實裡頭，一般看不出來。仔細想來，之前其實也吃過無花果，但都是無花果乾，不是新鮮的水果。奇怪，這無花果乾並不是深紫色的，它顏色較淺，香港人用它來煲湯。像這樣乾燥的秋天最合適了，有潤喉的作用。

看到深深紫紅的無花果，總覺得它帶有神秘感。我想是由於無花果令人想起迷人的埃及艷后克麗奧佩特拉。當她被羅馬軍隊打敗之後決定自我了斷，據說就是叫人用無花果的果籃偷偷將眼鏡蛇帶進囚室裡來，然後讓毒蛇咬死自己。這位古埃及的超級美人，兩千多年了，依然風靡讀者和觀衆，魅力巨大。說起埃及艷后，我們馬上想到荷里活明星伊麗莎白泰萊扮演的《埃及妖后》。那個時期的泰萊眞是美，令人難忘。

偉大與卑劣

葉特生

生命特寫

犯罪的人，總是找理由爲自己開脫，簡單來說：就是不肯認錯。因爲認錯直接損害自己尊嚴。

我們不知道：甘於認錯而寧願把尊嚴放於腳底的人，才是偉大的人，甘於認錯的國家是偉大的國家。

今年七月十六日，才剛就職不久的法國總統奧朗德，發表了一場道歉演說，爲七十年前由法國人親手犯下的罪行道歉。當時德國納粹佔領法國，逮捕了一萬多名猶太人，分送到不同的集中營，最後只有八百多人倖存。當年的搜捕，沒有一個德國士兵參與，全由法國警方執行。

如果要卸責，法國人有一百個理由。但奧朗德說：身爲法國總統，他有責任要將集體的歷史一代一代傳下去，即使是恥辱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悲劇不再發生。

只要悔罪，才可以將法國帶回過去的榮耀。

當然，談到戰爭的罪行，法國人並非主角，德國與日本才是。

德國的贖罪過程複雜許多，十二年納粹統治雖短，卻深嵌入他們的歷史，罪行與德國的核心難以切割；歷任德國政府努力使下一代了解這段令國民羞愧的歷史，德國的中學生一年平均要上六十個小時與納粹有關的歷史課；在德國，否認大屠殺歷史，是要判刑的，即使有人認爲這違反言論自由，但德國政府寧願矯枉過正，也不避諱去告訴國民：「我們的確曾經犯罪」。

有比較，就看出什麼是偉大，什麼是卑劣。日本的右翼政客至今仍對「侵華」振振有詞：是優秀的大和民族爲了解救次等民族「支那人」而作出的犧牲，要建立大東亞共榮。支那人抗日，是不識好人心。

下一代被洗腦幾十年，這看法已成主流民意，野田首相坦承的「誤判情勢」，實屬必然。但死不認錯會使日本國更安全嗎？

得獎之後

姍而

雅俗坊

莫言最初淡化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興奮大可理解。一是自有互聯網，任何事都總有相反意見、挖苦、甚至謾罵；二是以前該獎在國民中，在官方與民間中觀點大相逕庭；三是中國優秀作家太多，由他獨佔秋光難免招同行忌恨；還有最重要的原因：莫言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是中共黨員。面對國內價值多元、浮躁的社會，面對香港和國外對中國國情的一知半解，有許多事他一時也難以說清楚。

本來以爲他會繼續低調避靜。

但這個喧鬧的社會未讓文學歸文學，偏要拿他的「官方」背景來說事，也認爲這是評審機構作的一個政治表態。莫言被迫走到台前，就他自己的政治背景、作品、某些行爲、甚至是劉曉波問題作了觀點陳述。最近的鏡頭是他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表達得獎後的「惶恐」。

但有些人一定還不會放過他，「莫言得獎」一定還會繼續發酵。這不知是福還是禍，或這就是得獎所付出的代價。

簡單去批評或褒揚莫言的人，最好先放下政治戰鬥格，研讀一下文學基本法，然後去讀一下莫言的代表作，再發表些靠譜的言論。

文學是需要個性和天分的一回事；是需要長年堅持的一回事；也是需要不斷突破和創新的一回事；某種意義上也是個不求回報的一回事。若從這樣的角度去討論莫言得獎，會比只以「政治」做話題要更「文學」一些，也會令後生們眞正獲益。

無用功

少塵

飛蓬集

春天，大院裡的空地經整理後鋪了草坪；夏天，花工殷勤澆水，一片葱綠；秋天，來了另一批工程人員，把草坪都挖了溝，說是要鋪設水管，用來澆花澆草。這樣，春天、夏天的功夫都歸於零，深秋的風景是滿院塵土伴着黃葉飛揚。

你若留意一下，像這樣做無用功的，比這浪費大的，多的是。

香港政府撥款二百萬港元、教聯會再募捐二百萬援建四川省綿陽市紫荊民族中學，建成後一年多就被拆除，學校只好租房上課。

海口「千年塔」建成不到十年被拆；合肥維也納花園一座樓建到第十六層尚未完工被拆；遼寧科技館拿過魯班獎，鋼筋是普通建築的一倍半，爆破時計劃打炸藥孔一千二百個，因爲是座「樓堅強」，最後打孔一千八百八十九個，爆破只用六秒，大樓消失。

做無用功大量浪費民力民財，讓人心痛，但很難禁絕，細究之下，可以窺見原委：有人藉機攫取利益，只要自己有利可圖，浪費國力民力不在話下，雖千萬人吾往矣；有外行決策，缺乏常識，不懂規範，視科學規劃爲兒戲，最終辦了大蠢事，潑水難收。

古人說，國家要富強，最好的辦法，是讓百姓先富足；百姓要富足，國家就要節省用度、精簡開支。一個地方要發展，也是這個道理，若管不住揮霍浪費這隻野獸，危害不會比腐敗遜色。

難得一把金嗓子

黃秀蓮

清荷詠

早前無線電視播映一系列羅文特輯，「小李飛刀」、「獅子山下」、「家變」、「强人」、「前程錦繡」、「絲綢之路」、「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紅棉」等，關關動人，金色波浪在耳畔湧起翻騰，高音澎湃，震撼之餘，卻又覺得不無遺憾。

遺憾是這滿懷理想的歌手，還有無數好歌未唱，竟尚在英年而早逝。羅文在內地學習聲樂，來港發展，再赴日本進修，形象力求多變，歌藝務必再上層樓。爲了突破純粹演唱的格局，他不惜自斥巨資上演舞台劇，「白蛇傳」及「柳毅傳書」在他那種追求理想與完美的性格下誕生。環顧本地流行樂壇，只有羅文有這份理想和魄力。

羅文天生玉喉，音域寬廣，音色華美，唱到高處眞可響遏行雲，更兼感情充沛，咬音精確，演繹歌詞絲絲入扣，是無懈可擊的男高音。我從前並非羅文歌迷，所以演唱會、舞台劇從沒聽過看過，如今想來，這麼聲色藝俱全的一代歌手，也不去欣賞一次，錯過了就錯過了，舞台風采再難尋覓，怎不遺憾？

羅文紅遍香江二十多年，剛巧那正是香港的黃金歲月：經濟起飛，中產冒起，普羅脫貧，一片盛世之下，人人陶醉於電視文化。電視劇集主題曲是飯前小食飯後甜品，街頭巷尾，圍看電視，暖風薰醉，幾曾識干戈？哪似今日，示威抗議之聲，從議會到街頭，無日無之，聽歌的悠閒心情，安靜太平的美好日子，獅子山下的奮發精神，竟隨歌者而歿，寧不遺憾？